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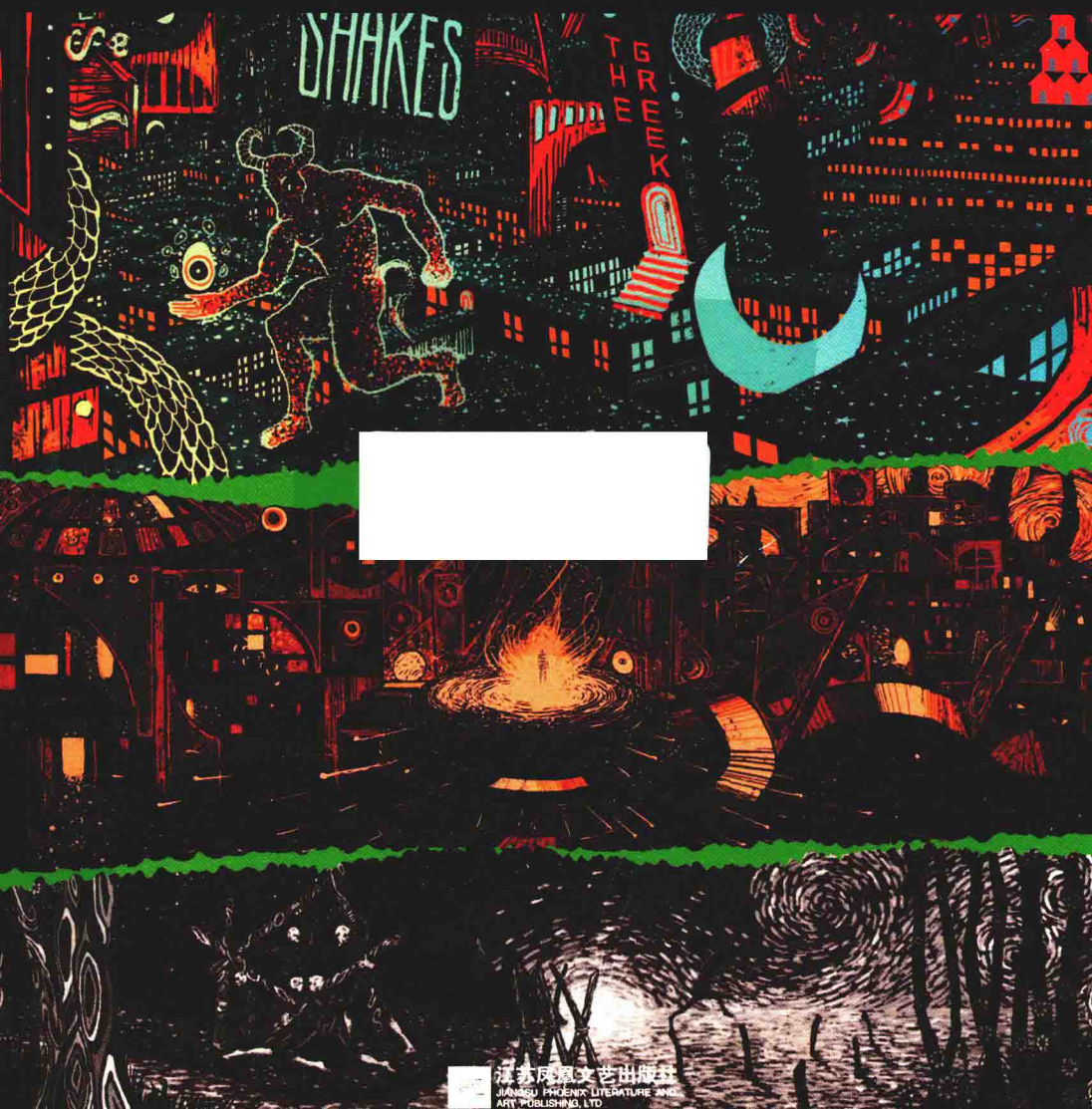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# 解梦大师<sup>2</sup>

你有多少噩梦，就有多少不可告人的过去

全球顶尖的心理学女博士 VS 大隐于市的古典玄学传人

尹剑翔◎著



# 解梦大师

2

尹剑翔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解梦大师. 2 / 尹剑翔著. 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399-9869-5

I . ①解… II . ①尹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8601 号

书 名 解梦大师. 2  
作 者 尹剑翔  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周亚林  
选题 策 划 后 超  
责任 编 辑 姚 丽  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69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300千字  
印 张 19  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869-5  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太平往事 | 001

妹妹背着个娃娃，走上山坡去看花，娃娃哭了叫阿妈，树上的小鸟在笑哈哈，娃娃啊娃娃，为什么哭呢？是不是想起了阿妈的话？娃娃啊娃娃不要再哭啦！有什么心事就对我说吧！从前我也有个家！还有亲爱的阿爸阿妈！有天阿爸喝醉了！拣起了斧头走向阿妈，阿爸啊阿爸，砍了很多下，红色的血啊染红了墙。阿妈的头啊，滚到床底下，她的眼睛啊还望着我哪！然后阿爸叫我帮帮他，我们把阿妈埋在树下。然后阿爸举起斧头啦，剥开我的皮，做成了娃娃！

## 第二章 德州千客 | 125

停机坪的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壮汉，亚洲、非洲、欧洲人都有，他们穿着绿色的迷彩裤，上身是黑色的背心，手里拿着统一制式的突击步枪，个个凶神恶煞。孟宪看了看四周的植物，判定这应该是一座南亚的岛屿，但是他怎么也记不起来，自己所乘坐的航班是从哪里飞向哪里的——这果然是梦！

## 第三章 梦虫计划 | 225

过了一会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大地产生了剧烈的晃动，火车似乎紧急停了下来，由于惯性的作用，几个人被甩到了车厢的前方。他们连滚带爬站起来，刚刚站稳，爆炸声接连响起。

## 第一章 太平往事

妹妹背着个娃娃，走上山坡去看花，娃娃哭了叫阿妈，树上的小鸟在笑哈哈，娃娃啊娃娃，为什么哭呢？是不是想起了阿妈的话？娃娃啊娃娃不要再哭啦！有什么心事就对我说吧！从前我也有个家！还有亲爱的阿爸阿妈！有天阿爸喝醉了！拣起了斧头走向阿妈，阿爸啊阿爸，砍了很多下，红色的血啊染红了墙。阿妈的头啊，滚到床底下，她的眼睛啊还望着我哪！然后阿爸叫我帮他，我们把阿妈埋在树下。然后阿爸举起斧头啦，剥开我的皮，做成了娃娃！

女人拨开缭绕的蔓藤，光着脚踏出了丛林，她长发披肩，略有些单薄的身躯外罩着一身薄如蝉纱的白衣，随着有些蹒跚的步子，曲线若隐若现。

她的脚下是一层层凌乱的石阶，表面凸凹不平，洁白的脚踩在上面，畏畏缩缩。

一股风吹过，女人有些冷，抱起胳膊，小心翼翼地迈开步子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她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座破败的村落，在雾气的笼罩下，只能看到泥土夯成的院墙，似乎一推便倒。

正在此时，女人头顶上射下红色的光芒，把雾气轰散了一些。

她抬起头，看到天上飘着两个红色的球体，那显然不是太阳，也并非月亮。女人细看才发现，那是一双血红色的眼睛，在天上漫无目的地飘着。

风再次袭来，眼前的一切都清晰了起来。女人全身抖得厉害，她低下头，朝村子的方向跑去。刚到门口，她就发现一个老太太拄着一根藤条似的破拐棍，正坐在村头的一块怪石上发呆。

几个孩子围在老太太的周围，一边绕着她转，一边唱着一首童谣：

“妹妹背着个娃娃，走上山坡去看花，娃娃哭了叫阿妈，树上的小鸟在笑哈哈，娃娃啊娃娃，为什么哭呢？是不是想起了阿妈的话？娃娃啊娃娃不要再哭啦！有什么心事就对我说吧！从前我也有个家！还有亲爱的阿爸阿妈！有天阿爸喝醉了！拣起了斧头走向阿妈，阿爸啊阿爸，砍了很多下，红色的血啊染红了墙。阿妈的头啊，滚到床底下，她的眼睛啊还望着我哪！然后阿爸叫我帮帮他，我们把阿妈埋在树下。然后阿爸举起斧头

啦，剥开我的皮，做成了娃娃！”

听到这首童谣，女人的心像是被冰给冻住了。

此时，老妇似乎察觉到了有个外乡人走进了村子，转过头来，盯着女人看。女人看到，她的眼眶里根本没有眼珠，而是深不见底的黑色。

此时，天上的红眼睛，射下了两股红色的光芒，像是聚光灯一样，圈住了女人的身体。

“难道天空中那双血红的眼睛，是这个老太太的？”女人的脑子里瞬间就蹦出来这么个想法。

几个孩子，停止了转圈，他们都转过头来，朝着女人这边瞅过来。

浓雾已经散去，女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些孩子的面庞都古怪离奇。第一个孩子缺了一只眼睛，第二个孩子长了个“猪鼻子”，第三个孩子的脑袋是正常孩子的两倍，第四个孩子竟然从嘴的中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……他们竟然都在朝女人笑。

“别过来！别过来！”女人一边往后退，一边把手挥起来。

这些孩子朝着女人围拢过来，一边走着，他们拍着手，嘴里又换了一首童谣：

“大兔子病了二兔子瞧，三兔子买药四兔子熬，五兔子死了六兔子抗，七兔子挖坑八兔子埋，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，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，九兔子说，五兔子一去不回来！”

突然，老太太也跟着附和了一声，“不回来！不回来！”那声音沙哑且诡异，犹如地狱中放出来恶鬼的号叫声。

女人吓得倒在地上，几个孩子开始围着她转了起来，又开始唱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谣。

随后，老太太仰着脖子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不见

了。女人捂着头尖叫了起来……

1

“后来呢？”尚浮云把眼睛瞪得溜圆，似乎是听得很入神。

“后来我就醒了！每次梦做到这里，我都会被吓醒的。”一个漂亮的女人坐在尚浮云对面，她的举止温文尔雅，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只是她的小腹微微有些隆起，看上去大概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。

“Wake up? (醒了?) Oh, no!”尚浮云的脸上难掩失望。

常白丁正在旁边的沙发上，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抽着烟，似乎对近在眼前的这单生意毫无兴趣。他突然调大了声音，电视里此时正在播出一条新闻：

“河北省献县行政区域内正在规划兴建一座亚洲最大的恐龙主题公园，计划将于2020年完工，公园……”

女人没有受到音量的影响，很认真地问道：“尚小姐，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寓意？是吉是凶？”

尚浮云咬了咬嘴唇，然后一指无所事事的常白丁：“是吉是凶？这你得问他！我只能从科学上给你些解释。”

“科学？”女人的眼神里充满了诧异，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语。

“准妈妈多梦，而且很多都是噩梦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！胎梦被看作是孕妇睡眠状态下某种心理活动的延续，表示他们想达成某种愿望，比如你想要个男孩或女孩。刚怀孕的母亲都有点紧张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所以不要把胎梦想得过于神秘！如果你担心宝宝的健康，不如到医院去查



查。”尚浮云一边笑着，一边瞅着她的肚子。

女人使劲摇着头：“如果只是这么简单，我也不会上这种地方……来找常爷断梦了。”

尚浮云一下子愣住了，确实如果只是孕妇做了几个奇怪的胎梦，还真是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来找“神棍”解梦！

常白丁把烟夹在手里，头都没回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兵痞子的？”

尚浮云怀疑，常白丁口中的“兵痞子”可能也是十二中间人中的一个，女人进门就说是一个叫萨大兵的人介绍她来的。不知道这是真名，还是外号，常白丁就一直用“兵痞子”这个词来称呼萨大兵这个人了。

女人有些羞涩：“通过一个老家的朋友介绍！”

常白丁冷笑了一声，“那家伙是个地道的梦贩子！你做的这个梦该不会是从他那买的吧？”

“啊？梦还能买卖？”尚浮云睁大了眼睛，盯着常白丁看，显然他们的谈话又超出了她对自然界的理解范畴。

“我刚才做的那个梦，确实是从兵爷手里买的！”

常白丁冷笑了一声：“图便宜了吧？多花点钱，在兵痞子那兴许能买个美梦！这成天噩梦缭绕的，你说你能睡得好觉吗？”

“我是故意买的噩梦！”女人辩驳道。

常白丁突然站了起来，回过头望着眼前的女人，深吸了几口烟，沉默了半晌才说道：“你是西夏党项人的后裔？”

女人有些吃惊，微微点了点头：“是兵爷告诉您的？”

胎梦？兵痞子？买梦？还有西夏党项人？

这四个名词像四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在尚浮云的脑袋顶上来回转悠。她

想，天底下能把这几个词顺理成章地连成一个故事的，也只有常白丁了。

“我也是猜的！”常白丁又深吸了一口烟，此时烟已经燃到了屁股。

“你把烟给我掐了，对宝宝不利！”尚浮云在一边生气地说道。

常白丁也没反驳，把烟掐死在烟灰缸中：“传说党项族有个习俗，若孕妇无梦，则这个孩子不但不会给父母带来福气，相反他的父母会大难临头。这个时候，怀孕的女子必须到萨满那里求七七四十九天的噩梦，洗涤自己的灵魂。所以，人家都是买美梦，你却到兵痞子那去买噩梦。”

尚浮云努力搜索着脑子里所有关于西夏的历史，但是很可惜，古老的西夏虽然与宋、辽这些当时的超级大国并立，却没有留下任何国家级的史书。他的历史只不过是《宋史》和《辽史》中有零星的记载罢了，而这些记载尚浮云都看过，根本没有提及到常白丁和女人刚才对话中涉及的问题。

“这是祖辈人传下来的法则，如果不遵守，那么孩子生下来多半会有毛病，要不就是智障，要不就是先天残疾，所以在我的老家，无梦的孕妇，如果求不到噩梦，那就只能把孩子打了。”女子低下了头，显然心情很矛盾。

尚浮云摊开双手，两只眼睛有些迷离：“这怎么可以？现在确定孩子有没有问题，可以靠唐氏筛查，可以靠四维，不做梦孩子就有问题啦？这不科学！”

“这个事吗？还是有一些依据的！”常白丁突然驳了一句。

尚浮云立即不说话了，因为他知道常白丁肯定又要说什么惊人之语。

“上古时，传说有个女孩叫华胥，踏上了雷神的脚印，结果她就怀了孕，从怀孕开始，她就再也无法入睡了。而这孕期竟然长达十二年，十二年后，她生下了一个怪物，也就是人头蛇身的伏羲。”

尚浮云松了一口气，还以为他会说什么自己没听过的故事，所以没有好气地说道：“这是《山海经》上的故事，你联系得也太牵强了。”

常白丁很不屑地说：“很牵强吗？这不就是不做胎梦，结果生下个畸形儿的故事吗？”

尚浮云提高了语调：“伏羲是畸形儿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……”

漂亮女人打断了两个人的争吵：“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们唐兀氏的后人，世代都遵从着这种习俗，如果怀孕不做梦，就要找鬼行去买噩梦。”

“鬼行？”尚浮云听常白丁说过，牙派、痴癫和鬼行是解梦的三大名门正派，她心直口快，毫无掩饰地说，“这名门正派怎么什么都做啊？”

常白丁捋了捋自己的发际线，有些郁闷地说道：“我靠！大姐！我们断梦这行虽然是下九流，但是我们也是人，都要养家糊口的！靠自己的技术做生意，没什么丢人的吧？”

尚浮云懒得搭理常白丁，她转过头看着女人：“黄小姐，既然你已经找了其他门派帮你解梦，干嘛还来找我们呢？”

“已经过了四十九天了，可是这个噩梦我还是天天在做，我不想再做这个噩梦了。”黄小姐揉了揉眼睛，显然这段时间她都没有睡好。

常白丁点点头：“一般被贩卖出去的梦都有个期限，五天，十天，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天，在这十五天里出卖自己梦境的人，是不会做梦的。但是唯有一种梦例外，它没有期限的限制，这就是胎梦。因为出卖自己梦境的那个人也必须是个孕妇，鬼行门人必须亲手将这个梦还回去，买梦的人才会停止做梦。”

黄小姐抚摸着肚子：“如果兵爷没把这个梦还回去呢？”

“如果兵痞子不把梦还给原来那个孕妇，你就得等着了，直到那个孕妇把孩子生下来，或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的噩梦才能自动消失。”

女人捂着头，不停地搓着，好好的一头直发，被她搓得乱蓬蓬的：“常爷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不知道我只要一闭眼，就会经过那个可怕的村子，梦见那个可怕的老太太，还有那些畸形儿童。”

常白丁又点一根烟：“你怎么不找兵痞子把这事给了了？”

“当初买这个梦时，兵爷就说他没有别的胎梦了，如果想买就这一个，而这世界上能把这梦消除的，只有常爷你一个人。我本来也不想来麻烦您，可……”

“兵痞子这是把售后服务甩给我啦！”常白丁哼了一声，“他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今天我打过他的电话，现在已经关机了。”

“管杀不管埋啊！”常白丁恨恨地道，“想要解你这个梦，也并不难，但必须先找到是那个把自己的胎梦卖给兵痞子的孕妇才行。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尚浮云好奇地侧过头。

“鬼行一派可以把胎梦从做梦人那里拿走并封存在红竹石里，放在红竹石里的梦可以储存几年到几百年，也就是说那个孕妇可能已经死了几百年了，说实话这我可就无能为力了，如果是那样，那你就只能等着把孩子生下来了。”

尚浮云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你刚才不还说，那个孕妇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个梦就自然消失了吗？”

常白丁笑了：“如果孩子没有生下来，孕妇就死了呢？”

尚浮云和旁边的美女都打了个冷战。

“所以我一直说，这胎梦是最麻烦的一种梦境了。”常白丁的眉毛差点拧在了一起，“兵痞子虽然人是傻了点儿！但是还算信得过！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，说明他知道卖给他胎梦的那个孕妇出事了，所以才把你推到我这来的。行了，小爷反正最近也没啥事干，就帮帮你吧，不过我收费

可挺高的。”

“我没钱！”女人直截了当地说。

常白丁脸色一下就变了：“没钱？没钱你上小爷我这来干什么？你老公呢？”

“我是未婚先孕，男朋友看我肚子大了，跑了！”

“我靠！你没钱，那兵痞子怎么会把梦卖给你？那家伙可是唯利是图，难道……”常白丁的声音小了下去，“不会啊，那家伙不是好色的人啊，再说你也怀着孕。”

“流氓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！”尚浮云赶紧赔笑道，把一杯水递了过去，“黄小姐，别着急，先喝点水。”

“兵爷说，他们那个门派曾经受过我祖上的大恩，所以对我全免费，他还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说遇到了难处，就来找你，你看到这个肯定会帮我的，而且是免费的。”说着，黄小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石头，这块石头的形状非常奇怪，像是一个葫芦，但是又没有经过雕刻的痕迹。

尚浮云凑上前去：“这是什么啊？”

“红竹石，也叫石碑符。”常白丁接过了这块奇怪的石头。这块石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周身刻着奇奇怪怪的象形文字。

“这干什么用的啊？”尚浮云问，她虽然对古代文字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她很肯定，在这块石头上的文字绝对不是甲骨文或金文。

常白丁的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起来：“这是盛放梦幻花种子的容器，奶奶的，看来这单生意，小爷我还真得赔本赚吆喝。”

“这么说，常爷您答应帮我了？”黄小姐显得特别兴奋。

常白丁无奈地点了点头：“你能不能回忆一下，梦里的那两首儿歌，都是什么词吗？”

“我都背下来了！”黄小姐说着就用一种独特的方言把这个梦里的两首童谣念了出来：“妹妹背着个娃娃，走上山坡去看花，娃娃哭了叫阿妈……”方言的发音很怪，像是在用低沉的声音哼唱着歌。

尚浮云往后退了退：“黄小姐，这是什么方言啊？听着怎么这么瘆人啊？”

黄小姐扭过头，看着尚浮云说：“这就是梦里那几个孩子说的方言啊！”

常白丁盯着黄小姐看了一会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云姑娘，你去把阿三叫来，他这会应该在彩票店，让他也听听这几首儿歌。”

## 2

夜幕降临，寂静的盘山公路上，偶尔才能看到车辆的远光灯闪烁一下，不过当车转入下一处弯道时，灯光被遮住，夜的斑斓就又变得平淡无奇了。

一辆黑色的路虎极光打破了这种静谧，突然出现在盘山道上，两个车灯像是明亮的眸子，几个弯道转下来，车速丝毫不减，轮胎摩擦着地面发出了沙沙的响声，像是野兽被放出牢笼一般。

吴晓天坐在后排，死死抱住了驾驶座的椅背，但是他还是打开了后边的玻璃，朝外看去：“常爷，这车扁爆了！”

常白丁开着车，冲着后排的吴晓天喊道，“臭小子！把窗户关上，别他妈把你甩出去了！”

吴晓天吐了吐舌头，把脑袋缩了进来。吴晓天旁边还坐着罗凯，他系着安全带，正闭目养神，像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和他无关。

尚浮云坐在副驾驶上，脸上寻找不到一丝的紧张，她冲着常白丁冷笑：“没想到连手机都没有的常爷，竟然是飞车党。”

常白丁一边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，一边自豪地说：“小爷我当年可是号称二环十三郎！”

尚浮云奇怪地问：“什么叫二环十三郎？”

吴晓天还是不肯放开常白丁的椅子背：“就是常爷晚上在二环上跑一圈只用十三分钟。”

“切，有本事白天跑一圈试试。”

吴晓天在后边又吐了吐舌头：“那估计车得变成汽车人飞过去才行！”

尚浮云心中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她只是嘴角向上微微一抖，用左手食指捅了捅常白丁：“说说吧，这车哪来的？”

“找一个客户借的！”

“谁啊？这么大方？”

“就是那个郑总，郑座卿！本来他说要送给我的，小爷没要！”

尚浮云挺诧异：“没要？这可不像常爷你的风格啊？”

“我靠，这玩意我平常也不开，连车检带保险的，一年还回的搭几万块钱进去？我才不冒这傻气呢！”

“你说你一年挣这么多钱，怎么还这么财迷啊！”

吴晓天在后边打趣道：“常爷的钱，那都是穿在肋骨条上了，想让他出点儿钱，那得动手术。”

常白丁有些生气：“滚！滚！滚！小混球，谁像你一样就会把钱扔在网吧！”

尚浮云懒得听两个人的无聊争执，故意岔开了话题：“行了，说正事吧！阿三都调查出来什么了？”

常白丁哈哈一笑：“阿三天听完儿歌之后，就出了一趟差。后来他查到这两首儿歌都是献县东部山区流行的儿歌，而且他说黄小姐哼唱儿歌时的口音应该在献县东边的一座山村附近，当然，他也只能判断个大概的位置。”

“你别说，阿三这家伙的鼻子真是比狗都灵啊？”尚浮云话虽说得尖刻，但是显然她对阿三这个人的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。

“他可是个牛人，当时也是名噪一时的华北神探。只可惜……”常白丁似乎又回忆起了一些往事。

尚浮云知道常白丁似乎不愿意提起阿三的经历和背景，接着说：“献县东边地界也不小了，现在又联系不上那个兵爷，咱们怎么知道那个卖梦的孕妇在哪？”

常白丁一拍自己腰间，那里装着那块叫“石碑符”的怪石：“这玩意儿是盛放梦幻花种子的容器，但是这里边根本就没有花种，说明兵痞子把种子种在什么地方了，既然兵痞子托那个黄小姐把这玩意交到我手里了，那他肯定是把花种子埋在了离那个孕妇不远的地方。这石头和梦幻花之间是有感应的，越靠近梦幻花，这石头反应就会越大。”

“梦幻花不是标记梦出入口的坐标吗，在现实中也会有作用吗？”

“梦幻花虽然根植于梦中，但是能跟这现实中的‘石碑符’产生呼应，只要那个孕妇睡着了，我们一旦接近她，‘石碑符’就会有反应。”

“我说你怎么非要晚上赶路呢！”尚浮云终于知道了这石头葫芦的作用，“对了，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？”

“胎梦？”常白丁皱了皱眉毛。

尚浮云点点头。

常白丁并没有隐瞒：“胎梦这种梦，是我们牙派唯一无法驾驭的梦



境，因为它不属于六层梦境中的任何一层，历代牙派传人在《梦公理》中对于胎梦的描述也十分简单。说实话，小爷对胎梦也是一知半解。”

“我就想听听你这个一知半解的说法。”

常白丁叹了口气，“好吧！你听说过薛定谔之猫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尚浮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缺腿的饿猫！”后排的吴晓天大声说。

“是薛定谔之猫，小白痴！”尚浮云终于反应过来，才慢慢说，“知道啊，这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薛定谔提出的一个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假说，在一个盒子里放了一只猫，然后又放进了一种放射性物质，有50%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释放出毒气杀死这只猫，同时有50%的概率放射性物质不会将猫杀死，而在密封箱子外边的人，到底怎么评价这只盒子内的猫呢？是死，还是活？在不打开箱子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无法判断。”

常白丁点了点头：“根据经典物理学，在这只盒子里必将发生这两个结果之一，而外部观测者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知道里面的结果。在量子的世界里，当盒子处于关闭状态，整个系统则一直保持不确定性的波态，即猫生死叠加。猫既活又死违背了逻辑思维，也打破了世人对生死的认知。”

“没想到你还懂这个啊？”尚浮云惊讶地看着常白丁，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小爷是想告诉你，胎儿不也是这个道理吗？孕妇的肚子，就是那个盒子，在孩子生下来之前，你都始终无法预测胎儿的生死。所以，就连法律都没有把胎儿定义成人，只有胎儿出生后，才有生存的权利。这种非生即死的状态，是胎儿和孕妇共同创造的，这种状态体现在了孕妇的梦中，就会变得更加扭曲奇异，毫无规律可循，这就是胎梦。”

“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！”尚浮云一边思索，一边有些诡异地问